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　濆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鄭　嶠

通志卷九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九

前漢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子亞夫

樊噲　酈商子寄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張蒼　周昌從兄苛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酈

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辯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户

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廼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

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輙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輙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輙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葢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後羣臣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

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髙待鄂君乃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上以繇咸陽時何所送獨羸奉錢二乃益封何二千户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信誅乃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説何從其計上乃大喜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

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因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頓令民得入

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
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
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
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
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茍有便於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
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
是時相國守關中揺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

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

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禄嗣薨無子高帝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坐事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戸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戸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

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𤱈子壽成立坐為大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元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户二千封世為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元孫之子南䜌長喜為酇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國乃絶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之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

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𡰱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祈善置置譯也善名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

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秦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絶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從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内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邱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内下修武度圍津東擊龍且項佗於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黄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漢王乃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

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與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

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
服者項籍已死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參歸漢相
印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
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
世勿絶號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以齊相國從擊陳豨
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從齊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
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
留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

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輯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

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

至者參輙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説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葢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從容私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毋言吾告若也窋

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
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
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
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
出入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古項反一

音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宻

嗣侯髙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

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髠為城旦國除哀帝時封參

元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户王莽時薨子宏嗣建

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

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相韓五世主故良甞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甞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敺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

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懐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

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自雒陽西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

沛公令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説我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郤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良歸至韓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説項王曰漢王燒絶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之梟將與項羽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説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武王誅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伐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面稱伯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

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之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

復用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毋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
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與陳平說漢王漢王使
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
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
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
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宫從復音複上下有道故曰復道也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讐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

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未起之時有故怨也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鄉伊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筞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筞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將往擊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

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使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夜立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

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駡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視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竒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廼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貲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駒之過隙何至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薨謚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黄石太史公曰予以為留侯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云子不疑嗣侯孝文五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户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老之術有田三十畆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户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

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

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説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平懼

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仗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寳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説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咸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居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

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

者頓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謝之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謹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集

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

王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平得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破齊

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户牖侯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

烹高帝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
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
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
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

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户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户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户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户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户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

乃幾音冀我死也用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恐呂后及呂須讒怒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

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傅教惠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起沛入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讐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

不可太后喜罷朝陵咎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邪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佯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薨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

以舍人侍吕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吕太后及為相居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决事吕須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平為丞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吕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吕須於平曰鄙語云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吕須之讒也吕太后立諸吕為王平偽聽之及吕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吕立孝文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初立以為太尉

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文帝怪而問之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上以太尉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因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
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
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
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
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
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一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獻侯子

賈嗣傳至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髙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反與戰郤適攻豐擊秦軍於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

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音昏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邱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懐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音肥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

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懐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内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卭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邱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頴陽侯共

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昜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戸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復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豨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吕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吕產以吕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吕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非皆惠帝子吕太后以計

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諭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户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

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陌額絮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年而餓死

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

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説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

涉曰吳王素富懐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

出而使輕騎兵弓髙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

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令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若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死後上乃封王信為蓋侯國絕一歲上乃更封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

氏後傳子建徳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復

封勃元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户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後與髙祖俱隠於芒碭山澤間

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髙祖立為沛公噲以舍

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東定沛

破泗水守於薛西與司馬𡰪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

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於濮陽攻城先登斬

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下户牖破李

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後攻圉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

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鹿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

覆其盾於地上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未有以應之曰坐噲坐有頃沛公如廁麾噲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噲與夏侯嬰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户以將軍守廣武一

歳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户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擊陳豨與曼邱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東垣還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别將胡人王黄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抵丞相之名也薊南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别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

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

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頻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頻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立乃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荒侯子佗廣嗣六

歳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不能為人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封噲元孫之子章為陽武侯邑千户

酈商髙陽人也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信成君從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别將攻旬關西定漢中沛公為漢

王賜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户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益食四千户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户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

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一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刼商令其子寄紿吕禄吕禄信之與出

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景帝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乃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平原君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他子堅為繆侯奉商後傳至元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内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水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為吏傷人其罪重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因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

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蹳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户因從擊韓王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祖使使厚

遺闕氏冐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户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户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千户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及高后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年侯入清宫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年薨謚文侯傳至曾孫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邱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邱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於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

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邱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以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絶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縣名公於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城

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歴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臧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絶食潁陰二千五百户號曰潁陰侯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

頻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而西吕禄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諸呂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絶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寛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為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武陽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寛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歴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為齊相國四

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二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

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邱擊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别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户别之河内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别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别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

斬兵守郡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别擊破趙軍降邯鄲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絶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畧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户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别擊陳豨

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别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息列反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有不利終

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鄘城侯（鄘音蒲催反又音普肯反屬長沙）孝文五年薨謚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鄲侯（鄲音多寒反屬沛國）薨謚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方版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

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及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戸遷為計相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

又善用算律歴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

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

為御史大夫與絳侯等尊立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

時緒正律歴以髙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

為歳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黒如

故吹律調樂入之聲音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歴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覩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歴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黄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愽士草立土德時歴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

以為讓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甞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周昌沛人也其從兄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吏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吏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志志與幟同式異反職志主旗志也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

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駡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時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

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尭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尭進請間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尭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尭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為

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不彊行於是徙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怒戚夫人欲

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也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户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

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髙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内史貴幸用事諸

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上至朝嘉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節侯傳子至孫曳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

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初角反持忍之貌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自用齱初角反握齱急促之貌荷與苛同細也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

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
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衡
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
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令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

兵攻之臣為内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二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言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其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

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令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揺蕩農夫釋耒紅女工讀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埶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

十萬之衆軍於歴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説齊王使為漢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説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王之漢中

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舡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

乃享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太史公重叙酈生之事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嗔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

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説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

從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

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下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粤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

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故亦冒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餘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

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寳
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
擊鮮毋久溷女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
少主危劉氏右丞相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巳平甞
宴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
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户
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
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将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語太尉絳侯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
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
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十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
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
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

夫使尉佗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
誅布聞建諫之即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
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貣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式芮反贈終者衣被曰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初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

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絶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祖在焉敬脱輓輅衣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説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

後世奢驕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職貢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溥也而形埶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

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

郎中𨻰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上自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為關内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説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冐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終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毁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令

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頤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扵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

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通志卷九十六